

世界穿過我而成形。

篩選感知，成為壹。

泛光本質，成為零。

延伸幾何，直到無限。

∞

烏

有

城

∞

原本，我隨著海流捉住一片一片船身的殘骸，遊蕩著，在音樂裡，在時間裡。海波往前推進，同時後退著。原本，我跟著抗議隊伍在星空下前進著，握有權杖的人安坐在窄小空間。火把搖曳，燃燒了整座城市和獨立個體，我們不哭不笑，不悲不喜。

夢境或是現實。

丟擲汽油彈的年輕人對我說：

「你不像是我的夢阿。」

「怎麼？說我不像是你的夢？」

他揮動著雙手，邊吼邊跑，不斷重複著：

「夢的材料有一顆完美的雞蛋！」

「包含著包含俄羅斯陶瓷娃娃！」

「最重要是超越一切層的鹽！」

直到巷道盡頭，他的聲音越來越小，最後停在昏黃街燈與建築入口的光影對比中，被影子切割後的半張臉緊盯著我，滑入了黑暗裡。

我以為，應該在海裡，有首曲子很慢很慢，像在身旁打探的鯊群，背鰭劃開柏油深海，繞著，纏著。但這裡有火在燒，我緊抓著燃燒後的屍體，深怕一個不留神就沉入又深又黑的海裡。一記一記緩緩重拍，暴風雨要來了，星空被黑雲覆蓋，海浪像群起山脈上升下降，我與屍體分開了，只帶著他的右手，在海之山脈上愉快拋接著。

包 含 著 包 含 蛋 黃 與 蛋 白 。

原本我在街道上，看著受苦的人，同類相殘，互飲彼此熱燙的血。政治家脫掉他的外皮，向我打開雙手敞開心胸，外皮忘了拆標籤，寫著 SALE 50%OFF「買下這張皮吧。」「讓我跟你交換你的身外之物。」「我保證你能得到比你付出的更多。」說畢，他裂著嘴笑。雨水打在他身上，暴露在空氣中的鮮肉組織令他痛不欲生，不斷尖叫哭喊著。暴風雨壓境，我只能拋下他求生自保。

另一邊也過渡到這裡來了，這裡也零星的出現在另一邊，但不是簡單的對面。

人們高喊的口號被暴雨淹沒，句子稀稀落落，燃燒城市的火越來越微弱，從街道一頭連結到好幾個街區的人龍，忽左忽右搖擺著尾巴，緩緩前進。沒有一個人看起來

身體健康，面容憔悴，雙眼無神，嘴型重複著別人的句子，

「人格分裂的城市，需要人格分裂的人。」

揮舞著旗幟，上面寫著，

「支持世界大同，歡樂跨物種雜交派對。」

街道旁站著兩排人，鼓掌歡迎抗議隊伍，彼此間嘻嘻哈哈，拿著手機與隊伍自拍，而抗議隊伍好像什麼事也發生一樣，無視兩排人，堅定往前走。那個沒有皮的政治家也在抗議隊伍裡，他被所有人關心著，有人把身上的皮撕了幾片給他保暖，拿雨傘幫他遮雨，所有愛心沒被滿足的人一鼓作氣把愛都給了他，我看了才懂，是無私阿。那政治家怎麼想的呢？他怯弱的說

「我把皮忘在路上。」

「沒有它，我的家人朋友全不認得我了。」

冷冷的冰雨，我躲進被洗劫過的柑仔店裡避雨，地上散落著一堆被踩壞的零食、泡麵、啤酒還有菸屁股。越來越多人走進店裡避雨，但也不能算都是人，有些也只是有著人形體的影子，我能透過他們看見背後剝落磚瓦。其中包括我曾經緊緊抓不放的

焦黑屍體，沒了右手的那位。他用僅存左手朝我揮手後從地上撿起一支歪掉的煙，挑著眉（其實他只是抽動額頭肌肉，毛早不見了）歪著頭噉起嘴示意要我幫他點菸。菸草在吐納間化身為土耳其色的精靈竄流在我的鼻腔裡，拉著鼻毛，好癢。

「嘿．．．你曉得你出不去了吧？沒有人能離開這座城市。」
「但我從沒有進來過阿？」

他搖搖頭蹲了下來，把菸放在櫃台邊緣上，開始撿地上的薯片吃。我走到後面冰箱拿了二瓶不冰的啤酒，想和他一起分享，順便打聽更多這個城市的事。我把啤酒遞給他，但他連看都沒看我一眼，眼睛眨也不眨一下，繼續吃著薯片。他越吃越猛，幾乎是看到什麼就塞什麼在嘴裡，包括腐爛的老鼠。菸把櫃檯邊緣燒了一塊焦黑，我拿起來抽了一大口，這時非常想念以前把路邊的草捲起來抽的日子。

「老鼠毛黏的你滿嘴都是，還有薯片。」
他還是當我不存在。就這樣持續盯著他看了好久，我才發現那是我自己的臉，被鼠毛和薯片黏的糊糊的爛肉上，是我的臉。

海浪打在我臉上，我還抓著自己的右手在海上漂流，遠方的城市依然焰動著，暴風雨像是沒有發生過。城市邊緣的燈塔上有個人，拿著望遠鏡，注視著海上，不放過任何濺起水花。我在模糊的鏡片上扭曲、放大、縮小，無法分辨的形體，投在另一個人的視網膜上。他喃喃自語。

「這只是我的幻覺。」
「海跟城市。」

採 集 課 程



城 市 南 海

遠遠的，如果能把氣再憋足一些更好，微小的物體往下墜落，在海中，緩慢的像是沒有移動，好，再拉進一點看，越沉越深了，光漸漸弱了，最後，我看見手指抽動了一下。

右手沉入海底的可能有多大或是多小？

著床於海草，開始，直到忘了名字，忘了自己曾是一隻右手。從指尖開始分裂，生產出許多種子，一路延伸覆蓋城市南端海域。每根指頭隨著海流擺動，像是人群舉起顫抖的雙手祈求神諭。生長與死亡的速度太快，閃爍的光在每根指頭上流動。它們不吃人，也不吃動物，或任何植物，它們不需要。成長茁壯衰弱死去成為下一代的營養，以母體餵養母體。它們不悲不喜，立下志願，成為與世隔絕的產物。

「立志成為獨自爬行的毒蟲，包括種植與生產。自給自足。」

唯一的狀態就是不斷改變，這片海域有光的流動，由生到死，擴張，削減。一代傳承了一代，生命的輪迴。

採集課程，城市南端海域右手一株。

課堂上我們將解剖它研究它，並且吸取汁液。老師，海裡只有右手嗎？我想這件事是無庸置疑。如果我能找到左手呢？我很遺憾，這是不可能的，孩子。

終其一生在海裡尋找左手的人，傾家蕩產的找。

他夢到好幾回找到左手，又哭又笑從夢中醒來。有人將他的一生寫成故事，以及嘗試在海裡養殖左手。利用無名屍栽種法，但都不成功，城市南端的鯊魚防不勝防。最後用了塑膠混合左手基因，成功大量生產，但也是一具沒有汁液的左手。一具空殼。左手的產出，若時間能拉長至無限，它總會出現在無以計數的右手群裡，但也只是曇花一現。如果要發現它的存在，也是在無限的時間下，在未來，在未來，在哪個鏗而不捨的夢裡。

榨取右手汁液，深紅色，火山噴發的黏稠感。路邊飲茶店皆有販賣，相當受國人歡迎的飲品。曾經有人說過：「在未來，沒人在乎你讀的是哪本書，而是你用哪種致幻劑。」而現在是你喝了哪種合化過的右手飲品。

吞下肚，你發現自己不是堅實固定的，而是可以穿透。

步驟一：閉上雙眼。二：忽略自身生理習慣。三：仰式漂浮在天空。四：同時，與大眾做著同一個夢。

夢的內容不外乎是，處於憤怒尖端，或是高潮前倒數計時。

漂浮在荒野上，城市上。很久以前有個帶圓眼鏡、長臉、長頭髮的人唱著：

「Above us only sky。」

意識到身體由所知更微小的單位組成，進入到最深處，再飛出來。如同虛空，意識飛翔著，成為一束光。

診 療 日 誌



左 手 之 夢

十月九號二零一四年

醫生，我以前經常做一種夢，我同時在很多地方，我可以是別人，也依然是自己。

這件事從不困擾我，只是夢嘛，而且也挺有趣的。但我最近喝了未經公賣局許可販售的私釀右手飲品，開始產生了一些奇怪的副作用。那個夢境開始一點一滴過渡到這裡來了，癮頭也越來越強烈。我不曉得這個私人釀造的右手飲品參了什麼東西，但我的朋友們喝了都沒有這樣的狀況，唯獨我，而且每況愈下。雖然只要停止飲用就沒事了，但我實在沒辦法不喝它，它讓我看見更超越自己所能想像的世界，它帶著我成為了不同的物種，不像一般的右手飲品，隔著鞋子搔癢，它讓我更接近天堂也更接近地獄，地獄是我無法確認當下，我所認為的自己被打散，像是全身毛細孔都插滿了管子，管子連接著什麼呢？我不知道。

大家都曉得右手飲品不過是一段短程旅行，最終還是會回到自身意識，單一世界，時間之箭還是保持一條直線往前奔跑，只是暫時將靈魂過度到人類全體，獨立肉身

暫時休息。我同時可以是好幾個人，不同想法毫無喘息的在我腦袋裡像發泡錠一樣浮上水面，跳傘眺望遠方跟潛水艇裡凝視漆黑深海的畫面融接在一起，深海魚跟飛鳥相遇後進化成我從沒看過的生物，而現在我都開始懷疑現在跟我交談的你其實是我自己，這樣我一點幫助都得不到，講到這裡我又開始絕望了。

一本破舊的文庫本。

摘錄於《永劫左手之夢》最後一個章節：

「在尋找左手到萬念俱灰時，我在城市中央的樹迷宮裡待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多長我並不清楚。眼所見之處全是綠茫茫的葉片，有時微風吹過，群葉喃喃低語，但說了什麼？腳下脈動的土地吸取我的氣息，我注定成為他們美好的一餐。」

我開始回想我是怎麼進來的，回遡到更之前，那晚，我在城市最破敗也是最繁華的地方，有名的觀光飲品街遊蕩，那裡整條街都在販賣右手飲品，純的，合化過的，非法的，應有盡有，也有數不盡的遊民向觀光客乞討，通常拿到的貨幣都拿去買飲料，基本上這條街的業績有一半都是這些遊民討來的。

從別的城市來的觀光客都必須嚐一嚐什麼是右飲，「右手的海」被這個城市壟斷，別的地方可喝不到。目前最新最夯的合化飲是號稱可以在別的星球生活五分鐘，但星球是隨機的，也不能確定那裡是否適合人類生存，增添了危機感和冒險的刺激感。那間店大排長龍，在店旁邊看見有人進入溺水或是燒燙傷的世界，歇斯底里尖叫奔跑嘔吐各種有趣的場面，也有人呆坐在地上流著口水眯眯笑，我是不曉得他們去哪顆星了啦！

在路邊經常看到有人脫序，但沒人在意，當一件事大家都一起做的時候，就算是所謂脫序，也會是正常的。喝完之後現實開始淡出，宇宙和點點星光漸漸在眼前浮現，突然，我變成一顆流星快速穿越黑暗虛空，接著降落在一顆都是牛的星球上，接下來的幾秒鐘我也變成牛了，吃草反芻，自由自在想拉就拉，在青草原上漫步，五分鐘之後我發現嘴裡都是地上的垃圾。

我把最後剩下的貨幣用完，買了一打純右手汁，再到拉機堆裡撿了幾個大紙箱，對，我也變成遊民了，自從把所有儲蓄跟信用拿去追尋我的左手夢，妻離子散，連要繼續這場夢的方法也沒了。從沒有人因為過量飲用掛掉，但什麼事都有風險嘛，

就算只有零點後面不知道有好幾個零的可能，會發生就是會發生，如果我喝到不知道人，晃神走進離觀光區不遠的樹迷宮，在裡面一路玩到掛。以前死刑犯都是在那被流放的，不過現在這個城市已經廢除死刑了，因為右手的誕生，它讓人 LOVE & PEACE。那裡現在還是霧氣重重，群樹像是古代城牆一般，層層圍繞，漩渦狀的把那個區域圍了起來，為什麼沒有人去開拓這個地方？政府機關裡的城市歷史文化部也沒有任何文獻，只知道把人丟進去就是會消失就對了。再見，掰掰，沒有任何麻煩的除掉一顆毒瘤。但民間有個傳說有人誤闖後曾回來過，但沒有人認得他，他也不認得誰，嘴裡嘟囔著沒有人聽得懂的話，但既然沒人認得，這個傳說八成是在嚇小孩。

只是一個晃神，我剩下的家當就被三個遊民小鬼抱走，我剛就有注意到他們一直在我身邊繞阿繞的，沒想到還是被他們抓到空檔。其實我不能確定他們就是小孩，他們用尖頭套把臉完全蓋住，看起來實在很可疑，三K黨角色扮演？身形相當嬌小，大約只到我的腰部，不對，那個小鬼的手臂肌肉也太太塊了。他們三個邊嬉鬧邊快速往主街跑，我衝出去追他們，街上人潮洶湧，我不斷跟路人說著抱歉，推推擠擠，追趕的路上我跟那群小鬼撞翻了不少大家的飲料，地上又黏又紅，我的衣服上也是

被染的好像我剛殺了人一樣。我上氣不接下氣，眼看小鬼離我越來越遠，已經看不見了，我停下來抓著膝蓋用力喘氣，才發現，我已經在樹迷宮裡，真的是見鬼了。

就是現在，我在這裡，感覺時間被壓縮成又細又長的針，尖端發出銀白色的光，時間切片讓我不停往前走，卻又好像後退著。最後我躺在樹迷宮某處一角，撫著柔軟的土，即將把我吞噬的土地，望著天空的飛鳥，你們如果肚餓的話請別客氣吧。那三個小鬼坐在樹上，裂著嘴對我笑，面罩下的他們原來是我自己的臉阿，有夠違和感，他媽的。

雙眼閉上，全然黑暗帶著我逃離這理。黑暗中我掉進成群的葉子，某種城市漸漸成形，端看是怎樣的葉型。浮在高空，那不是屋頂，也不是草皮，也不是人，也不是動物，什麼也不是。另一個次元，另一個世界。

現世限制住的語言，什麼也形容不出來，話語總是打著擦邊球邊邊角角邊邊角角，碰不到發著光的本質。迷惘著，沉甸的靈魂，徘徊著，沉浮在大海。不需要語言，但懸浮在空無之中的東西依然存在，牽引著感覺，無形無色，無視任何規則，引領著我，看見聽見觸見嗅見斑斕，內心產出的有機體，反覆發生，每次茁壯，更美更

混亂的世界就這樣形成。

沒有地圖的城市，沒有名字的生物，拉著我，它要向盲人描述顏色，對著耳聰的人說話，對永恆做著夢的植物判斷是非因果，而我是中介質，像它一樣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代表，感情進入我再從另一側通過，一點副作用也沒有。我問它想要什麼？「想要的永遠不會來，而已經有的視而不見，這是我的地獄。」

「平靜在彼岸，合而為一的幻覺，在每個月圓的晚上出沒，銀白色的光，黑跟白分界越來越淡，我選擇在夜晚起床，在日出睡眠，和植物分享同樣的夢境。」

我的意識體被留在原地打轉，長的像蘿蔔跟馬鈴薯的小孩在玩鬧，互相追逐，在海邊，撿著貝殼，貝殼在豔陽下閃閃發亮，黃金比例也在閃閃發光，成了一道旋轉的漩渦把我拉進深深的黑，孩子的嬉笑聲在我腦後在貝殼外，迴盪。黑暗結束了，光隨之而來，雙腳站立，看著自己的鞋子，黃昏把影子拉的好長，看著自己的影子行走著，我們開始對話，

「你想去哪裡？」

「哪都不想，但電車的鈴在響，我得走，一直走，時間我不確定是不是也在走，我也不確定我是否存在，有時消失有時存在。」

我被感覺拉著走，在沒有地圖的城市裡，外圍一片荒無乾土上，站滿人的雕像，滿滿的擠擠的，一路延伸到地平線，沒有名字的生物對我說，

「那些噁心的東西，有時會動。」

「所以他們是有生命的？」

「不，他們死透了，但意念永遠都在，他們給不了自己自由，只能留在物質裡，那些文學那些音樂那些影像，都是囚禁他們靈魂的最佳利器。」

我走在他們之間，空洞的雙眼，偶而還能瞪著你，只是一瞥，他們就用意識解讀了你穿透了你，每雙眼睛想說的故事用有限的生命說也說不完，但他們的故事卻是有限的生命去經歷，從這點連到另一點，在每個人生命都留下了印記，集結在一起，點點繁星也成了銀河，宇宙。他們仍然屹立不搖，擺出僵硬的姿勢，我把眼淚擦在他們身上，往地平線前進。

剩下最後一支菸，每當我想抽的時候，我想像它，我就抽過了，最後一支菸永遠都在，旅行是很需要希望的。越靠近地平線太陽越來越大顆，月亮也是，既然這裡不

是現世，我想這麼沈重的星體會墜落到海裡，而且會像冰淇淋一樣融化在海裡，沒有意外，隔天又會再長出來。來到了世界的邊界，太陽沈了，月亮融了，全然的黑暗，我必須感覺，把眼睛閉起來，用黑暗的虛空去感覺，任何我碰觸的無形，是柔軟的泥塊，我捏出了一個小丑。我想改變我的樣子，於是我消失了，我是所有一切的一切，但我同時不存在。意識飄盪，時有時無，忘了音樂，那個構成情感的音階，都走了，消失了，自己不見了，剩下極樂。身體躺下，作夢，持續找著出口。」

以上是《永劫左手之夢》的作者杜撰，主人公後來是否有進入樹迷宮不得而知，但在他消失前有人看見他精神恍惚的在觀光區遊蕩，朝著城市中央走去。

離

島



脱

出

十二月二十二號二零一四年

我在想出海，離開這座島。

醫生說我可以學習《永劫左手之夢》裡的那個傳奇人物，學習他的精神，也許我就不會這麼痛苦了。今天還是一樣，跟牆角的蟑螂說話，討論著關於這次選舉的選情，但其實我跟牠都不是很在意誰會當選，牠還是要吃廚房的廚餘，而我一樣還是會聽到它講話，全人類的福祉究竟要建立在怎樣的事物上呢？這件事我們倒是爭論個不停討論不出個結果，就像政見發表會上，義正嚴詞的人一樣，最後只想駁倒對方而不是真的在討論這件事了。

天氣預報說今天會有濃霧，多浪漫阿，在霧茫茫的海上前往未知，這個日子簡直為我量身打造。半夜我去便利店買了右手驚嚇提神飲料，副作用是「睡了就死定了」的幻聽會一直出現，有時候是女人尖叫也有男人用聖誕歌曲的方式唱給我聽，這系列我好愛，真的完全睡不著。我把我的幸運夾克穿上，清點一下有沒有少帶求生用品，把提神飲料一飲而盡，騎上古董腳踏車出發。我在樹洞隧道前行，隧道裡的路

燈年久失修，一明一滅，我在閃爍黃光的霧裡跟著幻聽唱跳針版的「睡了就死定了」，耳邊劃過的風聲有如手風琴重複三個音旋轉、重複往至高音前去，呼嚕呼嚕，穿過樹葉沙沙摩擦聲彷彿喝到了最濃密的芝麻湯，而且它們永遠是最棒的掌聲。最後合奏起來是有點神經質的探戈，你前我後黏答答。

到了附近的港口，挑了一艘沒有名字的小船，「如何偷一艘船」沒想到 YouTube 上什麼莫名其妙亂七八糟的東西都有。上天眷顧了我，讓我得以實現這個小小夢想，東搞西搞之後，引擎發動，我流下了感動的淚水。答答答馬達聲，熟悉的景色慢慢變小，未知漸漸放大，我想著出海的原因，除了想學習作者的精神去追尋自己的聖物也想去城市南端看看那一片「右手的海」，雖然書的結尾似乎是場悲劇。

「右手的海」，那片創造出滿足人類精神生活的奇蹟，沒這東西以前，人類生活我還真不敢想像大家都過著怎樣的苦悶日子，完全侷限在自己的單一思考裡的，用點線面來說，就是還在點上。但就算是有了右飲，人們還是會有恨有愛，有比較有階級差別，但至少安分守己，因為知道除了肉身跟現世之外，大家都一樣。現在已經沒有戰爭也不再殺人的事情發生，但貧窮困頓在階級底層的人還是存在，生活再

痛苦的人用一枚貨幣就能把心靈平靜裝在搖搖杯裡帶著走，不曉得是哪個人這麼聰明知道要維持社會秩序，超脫的東西必須存在而且必須普及。經過上個世紀無數的自然跟人為災害，人類數量越來越少，再死下去，我就只能跟自己聊天了，不過現在也是跟蟑螂聊天，無所謂了。

船外濃霧一片，視線內沒有海的蹤影，我開始有點害怕，有種不知身在何處的焦慮感，我把剩下私釀的右飲全拿出來，一罐接著一罐喝，想著留在家鄉的朋友家人情人還有那條狗，像是坐在銀幕前看著所有一切發生，情感像是虛擬實境。經常想逃離這裡，對於身為有思考有肉體有感情的人類感到煩躁，幻想著自己不屬於這裡，但又被現實牢牢抓住，只能望著天空，尋找著逃離地球逃離深邃宇宙不再身為任何物種的方法。為什麼我會這樣執著於尋求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並沒有任何痛苦襯托我，我就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市民，工作娛樂工作娛樂，成為社會產力的數據，歷史建造物上的灰塵。

而在過渡到現實的夢境，品嚐到了各種樂趣，但缺點是老是忘了自己是誰在扮演怎樣的角色，像是那個只有七秒記憶的人，不斷的不斷的想在混沌裡找出存在的答

案。讀過歷史的人都曉得，在不久以前任何致幻劑在一般市民生活中是被禁止的，但就算禁止，草還是從土裡長出來，花還是從枝葉裡冒出，到了現在城市所有人集體把右飲當作娛樂，卻有暗暗隱憂，不是自然的問題，而是我們是什麼？為什麼要建造這樣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為什麼會被建造？也許就像繁花綠葉，也是被某物食用／使用，透過我們，他們得以看見更多可能，某種進化也在他們／我們身上發生。

當我喝完所有右飲時，馬達軋然停止，瞬間人工機械平板的聲音被抽離，龐然海洋水與水碰撞的漣漪擴散包圍我的耳蝸，在這個封閉的船艙裡，感到徹底的與世隔絕，卻莫名興奮也莫名恐懼。

飄流，我在船上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錯亂狀態，喪失了時間感，只能癱躺在船板上，隨著身體漸漸虛弱，多重幻覺越來越頻繁，在羊水中吮著姆指，等待著什麼。這段時間，我死在城市的火海中，為了想改變，不公不義的事，但當我是一個遊魂一個旁觀者，我並不在意那件令我感到忿恨的事，只覺得死得好慘。那個身體承受的痛苦，真實的沒有任何感覺。我也是讓一片火海發生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破壞慾，想把一切毀滅，我知道我救不了任何人，也救不了我自己，我想毀了一切。我把自

己的慾望無限放大，把它穿在身上，讓欲望代表我自己，活得失去靈魂，滿足於現世的物質，每個人都恨我，極端感情是我的精神糧食，我渴求這一切。同時也是無私的愛著所有人的。

一方面難受的哭一方面卻又堅貞的想守住身為人的機會，這些感覺讓我成為一個有感知，並且極端交雜的個體，讓我沉溺。

最
後
，
我
也
進
入
全
然
的
黑
裡
。

《魚人宇宙三部曲》：

二零一四 〈烏有城 Utopia〉（原名此世之外烏有之城）

二零一七 〈瑪哈卡利 Mahakali〉

二零二零 〈Hen to Pan ἔν τὸ πᾶν〉

《工商服務時間》：

歡迎各種邀稿文案編劇隨便啦但我認真嚴肅的文字相關創造工作
一同向前行請聯繫泡刀李 powdowli@gmail.com

《特別感謝》：

正在閱讀這本書
的各位人類朋友